

# 试论经济学的进化机制与进化模式

赵凌云

经济学是一门不断进化的学问。据说,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阐述的经济机制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依赖且自我调节的体系的观点,促进了达尔文对进化论的研究。反过来,达尔文的进化论在经济学中获得应用,如市场优胜劣汰的经典原理。再例如西蒙证明“理智利他型”人的基因最有遗传下去的可能,从而这种利他型人的种族最可能延续所采用的方法也是这种“适者生存”的方法。同时,达尔文的进化论也能解释经济学进化与成长的内在机制。

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到1776年才获得独立地位。此后,它与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奏响了社会科学发展的四重奏。到今天,它已成为社会科学的“皇后”。经济学的滋延蔓生,植根于经济学与社会经济生活的深刻联系,它应该是一门能主动地适应社会经济生活的学科,因而应该具有一系列内在演化机制,具有独特的进化模式。

## 经济学进化的主线: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

让我们首先回顾经济学演化的主线。

经济学关心的是财富最大限度的生产和最合理的分配问题。这两个问题涉及人类经济生活与社会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与全部环节。如何有序地组织人类经济生活,就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同人类其他生活的组织方式一样,经济生活的组织形式无非是两种,即自然的力量和人为的力量。在经济生活中,前者即自由竞争或自由市场,后者即国家干预。与此相适应,经济学演化史的主线,也就是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两者此消彼长、矛盾统一的过程。

古典经济学产生之前,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主张占上风。古典经济学时期,英、法两国的古典经济学家,如斯密、李嘉图、萨伊所鼓吹的自由主义占上风,国家干预主义以“适度干预主义”的形式(如马尔萨斯和小穆勒)以及德美两国的保护主义(如德国的李斯特、美国的凯里)的形式表现出来。总体上说,自由主义的声音高于国家干预的声音。

新古典经济学时期,马歇尔的自由主义支配整个经济学界,自由主义占压倒一切的优势。凯恩斯革命以后,经济学中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的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伴随“凯恩斯热病”的蔓延,干预主义成为经济思想的主旋律,以哈耶克为极端的自由主义被干预主义强大的声浪与气势所淹没,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3年。

7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干预主义的失势,自由主义复兴,它依托多个自由主义学派,以美国和英国的保守主义经济政策为载体,成为经济学的主流。90年代以来,伴随凯恩斯主义复兴,国家干预主义东山再起,正在逐渐扭转两者的力量对比。

可见,经济学的演化始终围绕着自由竞争与政府干预这两股经济生活的调节力量。个中意义在于,经济学始终围绕着经济生活的两种基本秩序,即自然秩序和人为秩序,始终围绕着经济生活的两种组织方式,即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一句话,经济学始终抓住了经济组织与经济生活的核心问题,正是这一

点,决定了经济学是一门适应性强的学科,因而必然是一门能够生存并发展下来的一门科学。

## 经济学的进化机制

如同物种是通过自身内在的一系列适应性机制优化自身,从而达到与环境的适应性而得以生存和发展一样,经济学亦是

通过一系列进化机制得以生存和发展下来的。这些机制中最主要的是革命、分化与综合。

让我们先看“革命”。所谓“革命”,按著名人口经济史学家奇波拉的说法,是指发展过程的“中断”。这是关于“革命”的严格定义。稍为宽松的“革命”概念,是哈奇森给出的。在他看来,“革命”即经济学发展的重要转折点的出现:研究主题的转变或研究方法的转变。经济思想史是否存在“革命”?学术界有两种绝然不同的看法。

希克斯认为经济思想发展过程与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存在的重大差别之一,就是经济思想史的演变中不存在革命。自然科学家必须依照“革命主义”,不断推翻其传统,唯其如此,才能获得科学发展。经济学则不是这样,必须遵循“传统主义”。这是因为,“我们不能用同样的方式逃避我们的过去。我们可以自封为摆脱了往昔;但往昔依然笼罩着我们。新古典主义继承重商主义,凯恩斯主义和他同时代的人重复李嘉图与马尔萨斯的观点;马克思和马歇尔依然活着”。在他看来,经济学的演变与发展,是一种连续的“渐进的必然之争”;或者说是渐进与连续的历史。大多数经济学则对谈论“革命”津津乐道,特别是在本世纪60年代,科学哲学家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出版后,经济学家广泛地使用,甚至滥用“革命”这一概念。

我们认为,同其他一切学科一样,经济学的进化也离不开“革命”。“革命”实际上是经济学家自己推动的重大学术创新过程。这种学术理论创新,是经济学家的内在动机。当一系列的创新累积到一定程度以后,必然以“革命”的形式表现出来。

迄今为止,经济学发展经历了三次大的革命,即斯密创立古典政治经济学革命、边际主义革命、凯恩斯革命。此外,经济思想史中也存在一些相对较小的革命,如张伯伦垄断理论革命、斯拉法在商品价格分析上的革命、货币主义对凯恩斯主义的“反革命”等。

“革命”之所以成为经济学的进化机制,首先是因为“革命”促进了经济理论与现实经济生活的适应性。古典政治经济学顺应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初期需要系统的经济理论指导的客观要求,边际主义革命为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提供了分析有效配置资源的理论工具,凯恩斯革命则将市场经济从古典的危机中引导出来,将其导入一个新的“黄金时期”。

其次,“革命”改变经济学的图境,它们或改变经济学关注的问题,或改变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因而提高了经济学对现实经济生活的说明力与解释力。斯密的革命为经济学家提供了一套系统的框架和一整套理论基础,边际主义革命在经济学分析

技术上实现了一次重大突破,凯恩斯革命则改变了经济学对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根本看法。

第三,正因为每次“革命”都是顺应时代潮流而发生的,因而,每次革命又都蕴含着下次“革命”的种子。正是这种特性,促使经济学具有通过不断的“革命”而获得累积性发展的内在动因。

再看“分化”。“革命”作为新的转折点,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创新基础。不同的经济学家在此基础之上,会促使理论向不同方向发展深化。因此,分化的过程,也就是经济理论深化的过程。

斯密革命之后,李嘉图、马尔萨斯、萨伊、大穆勒、小穆勒、马克思分别作出了不同的解释,使古典政治经济学沿着不同方向发展和深化。边际革命之后,维塞尔、庞巴维克、帕累托、克拉克分别从不同方向和领域拓展边际主义。凯恩斯革命之后,希克斯、汉森、克莱因、琼·罗宾逊、萨缪尔森则从不同方向发展凯恩斯主义。

因此,“分化”之所以成为经济学的进化机制,首先表现在“分化”促进了经济学的深化及其理论领域的拓展。正是由于“分化”,在斯密创立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基础上,才不仅出现了经典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而且,出现了纯粹经济学,或“庸俗经济学”,这一趋势因其抽象掉对生产关系的研究,而成为迄今为止经济学的主流。正是由于“分化”,在边际主义革命的基础上,产生了系统的价格理论、资本理论、利息理论、货币理论、边际生产力理论。正是由于“分化”,在凯恩斯革命的基础上,产生了系统的宏观经济理论、就业理论、投资理论、经济增长理论、通货膨胀理论。历次分化促使经济学这棵理论大树日益枝繁叶茂。因此,分化的过程就是经济理论深化的过程、拓展的过程。其次,分化促使经济学学术流派的演变,这一点促进经济学多元图景的形成,最终促进经济学内部活力的增强。在斯密革命以后的分化过程中,产生了空想社会主义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小资产阶级学派以及马克思称之为“庸俗经济学”的主流学派。边际革命的分化促进了奥地利学派、北欧学派、洛桑学派及美国学派的产生和发展。凯恩斯主义革命的分化,则促进了新剑桥学派、新古典综合派、货币学派、供给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学派的产生和发展。因此,分化促进了经济学格局的多元化。最后,正是由于分化促进了经济学多元格局的形成,经济学内在具有了进一步多元化的历史条件与历史联系。这为经济学的进一步分化奠定了历史基础。

最后,让我们看“综合”。科学的本质在于探讨复杂性现象背后的统一联系,经济学也不例外。“综合”即探求这种统一性的初步尝试。虽然它不能完成这种构建统一理论的任务,但毕竟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初步骤。

当经济学分化到一定程度以后,综合的任务就会呈现在经济学家面前。迄今为止,经济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已经经历了至少三次大的综合,即小穆勒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分化后各派别观点的综合,马歇尔对边际主义各派别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综合,以及萨缪尔森对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的综合。

“综合”之所以成为经济学的进化机制,首先是因为,每一次综合都产生一个集大成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的意义在于对经济学知识体系加以系统整理,为经济学知识的传播提供系统的范本。迄今为止,经济学最著名的教材都是这种综合的产物。1848年小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第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材,1890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是第二

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科书,目前最为流行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则是第三本最为公认的教材。这三本教材之所以被时代所公认,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材,盖因为它们都是建立在综合的基础之上。由此可见,综合有利于经济学知识的总结与体系化,为经济学知识的传播提供统一的范本,进而有利于将经济学知识的传播纳入统一的范式之内。其次,综合大多伴随研究与表述范式的创新。如果说小穆勒的综合体系最多地带有折衷主义拼凑色彩,那么,马歇尔和萨缪尔森的体系则更多地基于经济学表述方式与综合方式的创新基础之上。马歇尔基于对经济内在规律的探求,将经济学综合成一个哥白尼式的完美体系,萨缪尔森则运用数学方法,寻求经济学各部分之间的统一性与有机联系,将宏观、微观经济学整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因此,综合也意味着创新与突破。同时,综合为经济学的发展奠定扎实的台阶。最后,综合毕竟带有承先启后、承上启下的特征,它的“创新”性质逊于“革命”。因此,每次综合又给经济学的发展埋下革命的种子,呼唤又一次革命的产生。

### 螺旋上升式的进化模式

在上述进化机制的作用之下,经济学呈现出不断进化的特征。上述进化机制的相互关联,也就构成了经济学的进化模式。

自然科学的进化模式,从本质上说是“假设—证伪或证实—新的假设”这一螺旋式的上升过程。经济学的进化模式也呈现出螺旋式的上升特征。所不同的是,构成螺旋上升过程的环节分别是“革命”、“分化”和“综合”。由此构成的进化模式是“革命—分化—综合—革命……”。

从历史上看,这一螺旋过程已经经历三次。

第一次:斯密革命——古典经济学的分化与深化——小穆勒的综合;第二次:边际革命——边际革命的分化、深化与拓展——马歇尔的综合;第三次:凯恩斯主义革命——凯恩斯主义的分化、深化、拓展与“反革命”——萨缪尔森的综合。这是一个循环过程,因为三次螺旋都经历了革命、分化和综合三个环节;这又不是简单的重复与循环过程,因为每一个新的循环都是建立在上一次循环的基础之上的,即此次革命是建立在上次综合基础之上的。因此,相对于上次循环来说,每次循环都是在新的起点上的循环,是一次超越,是一个上升的过程。

三次循环之间存在明显的血缘联系。边际革命是建立在效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因此与斯密的二元价值论有直接“血缘”联系;凯恩斯革命并不反对自由主义,凯恩斯本人也是马歇尔的学生,凯恩斯革命与边际革命这一次循环也有“血缘”关系。第一次循环中产生了经济学中“曾祖父”级的经济学家: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马克思、西斯蒙第、大穆勒、小穆勒……。第二次循环产生了“祖父级”经济学家:杰尔斯、瓦尔拉斯、门格尔、克拉克、马歇尔……。第三次循环产生了当代经济学“父辈”级经济学家:凯恩斯、庇古、琼·罗宾逊、希克斯、汉森……。通过这种循环往复的螺旋式上升过程,经济学家的衣钵代代相传,经济学的学术传统辈辈承袭。正因为如此,这种循环也是一个不会终止的过程。至少,当今世界,新的革命正在初具萌芽,这就是我们已经谈到的复杂性经济学的产生,它是否会带来经济学的新一场革命,进而触发经济学的进化的又一次循环,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大学 武汉 430064)

(责任编辑:文建东)